

白起并丹三法魯芝傳錄第六

郿縣志卷十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郿曰爲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曰東到乾河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城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曰郢爲南郡白起遷爲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

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
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
不如曰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
爲一則可曰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
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
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爲華陽君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
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
趙軍長平呂按據上黨民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
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
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
廉頗堅壁呂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呂爲讓而秦相
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閒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

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旣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曰秦秦聞馬服子將廼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呂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閒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呂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

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匪盡殺之恐爲亂廼挾詐而盡坑殺之
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
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王齧攻皮牢拔
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
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
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
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
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
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邱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
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趙亡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
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目爲武安君功
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呂和且休

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呂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掾曰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迺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

攻秦軍急秦軍數卻使者日至秦王廼使人遣白起不得畱咸陽中武安君旣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廼使使者賜之劒自裁武安君引劒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呂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呂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匪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史記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制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呂外戚貴盛廼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旣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葉之食丹

推去之曰曰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廼食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曰壽終

後漢書逸民傳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

稱田姓故曰法爲氏

法章齊潛王子也法章子建立爲秦所滅見史記

宣帝時徙三輔世爲二

千石雄初仕郡功曹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平氏長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稀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初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年伯路復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吏轉入高唐燒宮寺出繫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綬黨衆浸盛

廼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廼徵雄爲青州刺史與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械財物甚衆會赦詔到賊猶曰軍甲未解不敢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曰爲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不可恃勝不可必或者乘船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曰慰誘其心執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卽罷兵賊聞大喜廼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春乏食復抄東萊閒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清靜雄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僞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在州四年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河又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

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廼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消息人呂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初平中卒官子眞在逸人傳

後漢書

法眞字高卿

高一作喬

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

家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畱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閒事太守請見之眞廼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呂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眞曰呂明府見待有禮故敢白同賓未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眞曰處士法眞體兼四業學

窮典奧幽居恬怕樂已忘憂將蹈老氏之高縱不爲元纁屈也
臣願聖朝就加哀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
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旣不能遯形遠
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
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
謂百世之師者矣廼共刊石頌之號曰元德先生年八十九中
平五年已壽終

後漢書逸民傳

案皇甫謐高士傳增減無數字故不錄矣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具有清節高名

三輔決錄注曰真字高卿少明五經

兼通識緯學無常師名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爲功曹何如真曰臣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更使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扶風守遂不敢已爲吏初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畱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者數百人真於窗中關其與父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之位世已服真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之號曰元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謀司徒掾廷尉左監建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爲新都令後召署

軍議校尉既不任用又爲其州邑俱僞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
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爲常竊歎息松於
荊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廼
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旣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略密謀
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魯之有
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旣宣指
陰獻策於先主曰呂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
肱呂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呂此成業
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
鄭度說璋曰

華陽國志曰度廣
漢人爲州從事

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

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呂
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

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呂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呂安民未聞動民呂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牋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恥沒身辱及執事是呂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宿遇瞻望恨恨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呂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呂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呂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達信黷誓而呂意氣相致日月相遯趨求順耳悅曰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爲國深計故也事變旣成又不量

彊弱之勢。臣爲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臣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雖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執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臣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臣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荊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臣上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匪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

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維存亡之執昭然可見斯廼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呂辭極也呂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况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執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呂爲可圖變化呂保尊門十九年進圍城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呂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旣稽服先主呂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

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

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曰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曰眩

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廼厚待靖

孫盛曰夫禮賢崇德為邦之要道封墓式間先

王之令軌故必曰體行英邈高義冠世然後可曰延視四海振服羣黎苟匪其人適不虛行靖處室則友于不穆出身則受位匪所語信則夷險易心論識則始為繫首安在其可寵先而有目感致者序若廼浮虛是崇偷薄斯榮則秉直杖義之士將何曰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風譬之郭隗匪其倫矣臣松之曰為郭隗匪賢猶曰權計蒙寵況文休名聲風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有瑕而事不彰徹若不加禮何曰釋遠近之感厚法正曰靖方隗未為不當而盛曰封墓式間為難何其迂哉然則燕昭亦匪豈唯劉翁至於友于不穆失由子將尋蔣濟之論知匪文休之沈盛又譏其受任匪所將謂仕於董卓初秉政顯擢賢俊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文休為選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遷中丞不為超越曰此為貶則苟爽陳紀之儔皆應擯棄於世矣

曰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食之

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

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

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

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

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呂妹妻先

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

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孫盛曰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國

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吕功臣而極其陵肆變幸而藉其國柄者哉故顛頽雖勤不免違命之刑楊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之言於是序失政刑矣

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執

吕圖巴蜀而畱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匪其智不逮而

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偏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

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吕傾

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吕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吕固守要

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吕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廼率

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征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

山稍前於定軍興執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

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

策曰吾故知元德不辦有此必爲人所教也

臣松之曰爲蜀與漢中其由唇齒也劉主之智豈不

及此將計略未展正先發之耳夫聽用嘉謀口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目爲人所教亦豈劣哉此蓋恥恨之餘辭匪測實之常言也

先主立爲漢中

王曰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爲之流

涕者累日諡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

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曰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

旣稱尊號將東征孫權曰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

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

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先主與曹公爭執有不便當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廼往當先主前

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况小人虜先主廼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三國志

魯芝字世英扶風郿人也世有名德爲西州豪族父爲郭汜所

害芝縋襦流離年十七廼移居雍耽思墳籍郡舉上計吏州辟